

甘肃文化出版社

武玉笑散文剧作选

武玉笑 著



1521339

甘肃文化出版社

武玉笑散文剧作选

武玉笑 著



淮陰師範圖書館 152133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玉笑散文剧作选 / 武玉笑著. --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490-0313-6

I. ①武… II. ①武…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话剧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82878 号

武玉笑散文剧作选

武玉笑 著

责任编辑 / 管卫中

责任校对 / 宋姝鹏

封面设计 / 弋舟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www.gsw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曹家巷1号

邮政编码 / 730030

电 话 / 0931-845487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甘肃万事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厂 址 / 兰州市七里河区南滨河中路405号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 412千

印 张 / 27 插页 / 8

版 次 / 2011年12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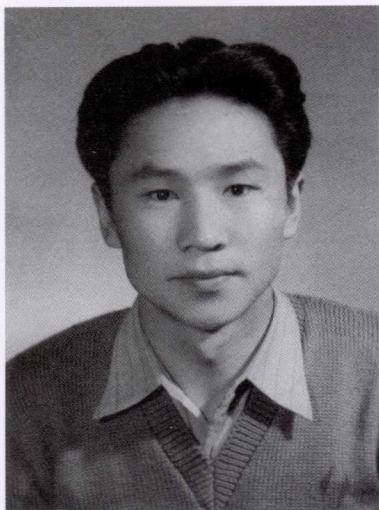
印 次 / 2011年12月第1次

印 数 / 1~400册

书 号 / ISBN 978-7-5490-0313-6

定 价 / 56.00元

如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1956年3月在北京加入中国戏剧家协会留影



1959年在兰州与爱人关启芝结婚合影



2006年在北京同夫人与诗人贺敬之(右二)、柯岩(右三)夫妇合影



1986年在甘肃省文联同夫人与儿女们合影



2007年同夫人与小女儿、
外孙女在三亚海滨留影



2008年在北京同夫人与女儿、女婿、外孙女们合影



与小外孙女在三亚住地留影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亲自指导和排练大型话剧《天山脚下》的演出
周总理右侧为包尔汉，后排右起有阳翰笙（右四）、夏衍（右六）



周总理与罗瑞卿亲临新疆观赏新疆歌舞话剧院演出《远方青年》并座谈合影
第二排左起有李伯钊（左二）、罗瑞卿（左三）



甘肃省话剧团在北京演出大型话剧《在康布尔草原上》

主要演员:洪涛、白敬中、赵祖国、催林捷、马天庆等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天山脚下》

主要演员:王冰、朱奇等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天山脚下》
主要演员：王冰、朱奇等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大型话剧《天山脚下》
主要演员：乔奇、丹尼等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大型话剧《天山脚下》
主要演员：乔奇、丹尼等



中国青年艺剧院在
北京演出多幕话剧
《远方青年》

主要演员：

王培、兰英、
冀淑萍、
贾九霄等



中国青年艺剧院在
北京演出多幕话剧
《远方青年》

主要演员：

王培、兰英、
冀淑萍、
贾九霄等



甘肃省话剧团演出多幕话剧《远方青年》

主要演员：王枚、程小丽、申英、李最等



甘肃省话剧团演出多幕话剧《西去的驼铃声》

主要演员：邝红等



甘肃省话剧团演出多幕话剧《西去的驼铃声》

主要演员：邝红等



甘肃省话剧团演出的大型话剧《大雁北去》剧照
主要演员：程小丽、洪涛、申英、李学文等



甘肃省话剧团演出的大型话剧《大雁北去》剧照
主要演员：程小丽、洪涛、申英、李学文等

MU 目 录 LU

1	我的艺术道路
1	我最孤苦凄惨的童年时期
4	我快乐无比的少年时代
15	我竟然冲上了解放战争最前线
27	我终于转入了文艺创作战士这一行列
27	参与编导话剧《在康布尔草原上》的实践与经历
35	导演大型话剧《在康布尔草原上》
39	多幕话剧《天山脚下》的面世
43	多幕话剧《滚滚的白龙江》的出笼
48	多幕话剧《远方青年》的诞生
54	大型话剧《大雁北去》的推出
57	多幕话剧《爱在心灵深处》的搁浅
61	四幕话剧《西去的驼铃声》的出台
63	大型话剧《一个快乐的苦命人》的上演
68	大雁北去(四幕话剧)
135	爱在心灵深处(五幕话剧)
201	一个快乐的苦命人(四幕话剧)
280	寻找幸福的人
355	七月之夜

我的艺术道路

我最孤苦凄惨的童年时期

我小名叫来召，幼年时生性憨直、善良、纯真而又倔强，由于过早失去父母的抚爱与管教，也养成了一种叛逆的品性。

的确，我的童年可说是极其不幸的。我出生在旧社会最最贫瘠的陕北佳县通行镇无定河边的一个小小的村落叫白家沟。据早已逝去的母亲生前说，在我还不到两周岁的时候，我父亲同他武家的五个亲兄弟一起感染了一场重伤寒病，一年之中先后全部去世。我母亲悲痛欲绝，她哭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只得求救于我贫苦的外婆家，讨借点儿粗谷子、陈糠皮来拉扯抚养比我大五岁的小哥哥和我。而母亲自己却年年在黄土高坡和地畔上挖吃野苦苦菜和野蘑菇，特别是为了保住我这个瘦小的生命，在贫苦至极的生活逼迫下，她不得不听从镇子上一名带着算命婆前来说媒的婚介人的劝解，带上刚满五岁的我，改嫁到镇子上一户有点名气的大财东家做小妾，即姨太太（因母亲虽出身农家，幼小时也缠过足，但相貌却很俊秀）。

这位财东姓陈，名叫陈元仁，念过私塾，也上过两年洋学堂。他在娶母亲为小的契约上写得十分清楚，只许母亲携带抚养我五年，若满十周岁即由陈家返送回白家沟原归武家兄弟继养。于是，母亲毅然决然地就将小哥哥跟召托付给我的堂兄武玉贵，到他家去种地和刨荒。

就这样，幼小的我是含着眼泪（时至今日都记得特别清楚）随母亲离开白家沟的。按照旧习俗，在一个不能见繁星与明月的黑漆漆的夜里，母亲梳理好发髻，头披一块遮住脸面与肩头的黑色长纱，骑着一匹黑色毛驴，我骑在毛驴的后背上，两手紧紧搂住母亲的腰裙，不知为什么总不甘愿离家背井地跟随妈妈改嫁到了二里地外的通行镇的陈财东家，暗暗抹眼泪……

通行镇可是个人口稠密的小市镇。在石头街面的各条巷子里，到处是

商店、铺面和摊贩。据说这地面上红军(刘志丹的队伍)、白军(国民党的军队)都来“骚扰”过。而继父陈家的大院是明光灿灿的玻璃门窗、石板地面,敞亮清洁,门楼高大阔绰,正就建在市镇的最高处,可俯瞰全镇。比起我们武家白家沟村的黄土高坡、穷山沟里的破烂窑洞、贫苦至极的家境,可真是另一番天地!

继父陈家既是在方圆大村镇(包括我老家白家沟村)都有大面积土地及佃农、凭借收缴佃农们的粮租和贩卖粮食的大地主,又是兼做通行镇经营布匹、绸缎等生活物品的大批发商,商号名为“三义魁”。所以陈继父家的生活方式与普天下租种土地的穷苦佃户们过的日子根本就是两层天——继父的院子里不仅住着继父与他的胞弟陈子明两大家子人,院旁边另住有看守大门、扫大院、挑水、劈柴、背炭、洗衣裳、帮厨的男女佣人。有位老佣人念过书,开口闭口都称呼我“陈东家的小少爷”,并规定要我尊称我的继父为“陈伯父”或“陈伯伯”。我的这位继父(极其陌生的“陈伯父”)其着装穿戴,为人做事,与顾客、佃户们及手下的佣人交往起来性情总是那么爽朗和热情。他经常头戴一顶前额上镶有纯宝石的瓜皮帽,身披一领绒毛皮或绒毛线面的夹大氅,并戴一副深茶色的硬腿子大眼镜,腋下总夹只木制的长方烟叶盒,口噙一枝长杆子旱烟袋,逢人总是绽开一脸的笑容并点头,就连国民党政府的保甲长都称赞他是一位最开明的“大财东”。他对我母亲也是答话就先溢着笑。我母亲为人心很善:常常背着陈家人把大碗的小米、绿豆和荞面粉从窑洞里的粮仓中挖出来偷偷地装给了镇子上常来上门讨吃要喝的穷叫花子和小乞丐,有时甚至将一捆捆的干粉条也给女要饭的往胳肢窝里塞。当他有所觉察或发现时,也只是好笑地、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了事。而对另居一处的他的大老婆,他若一发现家里仓里少这缺那了的,他可就暴跳如雷,甚至大打出手!对我这个由母亲带到陈家来的武家的后代,却是蛮横和阴冷,从来就不跟我搭话,或问过我一句:小娃娃该没饿过肚子吧?每天都能吃饱肚子吗?更是从来都没像个父辈人疼孩子似的摸过一次我的头,好像全然把我看做一个极不顺眼的、从某个山洼洼里钻出来的一只野猫子或傻乎乎的一个小哑巴。但他每天从市镇的商店返回家里来,一上炕躺下身子就用手指头指一下他的那双脚:要我给他脱鞋子,并递一块湿毛

巾给他擦脸和擦手。但凡是装起长杆子烟袋头就恶狠狠地或冷冷地瞅我一眼：要我立刻双膝跪倒在炕沿下的地上给他点烟袋！但是，为维护与昭示他陈家大户人家的家世、声望、家风的体面和排场，故让家里的佣人将我这个母亲从武家带来的“带肚子”，完完全全着装打扮成了陈财东家的地地道道的“小少爷”、“公子哥儿”：让我头上只许戴一顶黑缎面小红疙瘩的小瓜皮帽，身上必穿一领灰花缎子的夹长袍，外罩一件黑丝缎子的小坎肩，脚上白市布袜子、小牛鼻梁的黑缎面鞋。而我也从没敢让自己露出过小黑手和赤裸过脚，整天就规规矩矩地站立在继父居住的大窑洞里玻璃门窗背后的一角，死丁丁地充当着大财主守家听命的“小公子”，并随时随地聆听着继父的差遣和使唤，不是跑腿端茶、端饭，就是倒痰盂，甚至提尿壶倒尿，或是打磨砚台侍候继父记账打算盘，抑或给他研墨侍候他玩笔泼墨写帖子。有时我甚至担惊受怕，常常是满头直冒冷汗，不敢叹一声或出一口粗气，更不敢恨，一恨可就得把自个幼儿小时的这只饭碗给彻底砸掉！——可是，我再吃香喝辣，穿戴绸袍缎袜，也只是像在别人家铁笼子里的一只不可自由跳蹦、不能自由啼鸣的小鸟儿。就是再富贵的大家庭，也不可能牢狱般地死死关闭住幼儿们快乐玩耍的生性吧？所以，我整天只是愁苦不解地揪着妈妈的后衣襟怨恨着妈妈，总是抱怨和认定她不该改嫁到有钱的大财东家！改嫁给穷人，哪怕家境再怎么苦，不够吃了讨点饭吃那也行，那样我跟妈妈不就能过得平等、自由自在，有多快活呀！而这家富人的心里看得很清楚，就连继父的弟弟陈子明伯伯，与继父同在一个大院同吃同喝地过日子，却从来都不搭理我的母亲和我这个很不起眼的野小子！

可我倒挺喜欢亲近陈子明伯伯的，他面相白皙清瘦，很文静。据佣人们说，他是一位在北平师大读过书的会看病的中医先生，高挑挺直的身材，头戴一顶黑色宽沿大礼帽，身着一件灰绸子白里边儿的长套袍，整天除了给上门来看病的顾客们号脉开药方之外，就一轱辘躺在炕上抽大烟（即吸鸦片）。过足了烟瘾就潇洒地拍拍大腿，一轱辘坐起身子来，痛快地一把拿过一只京胡就自拉自唱地唱起京戏来，先是唱一段《捉放曹》，后就慢拉细唱起了《空城计》……最使我迷恋的就是他自我陶醉时总是细眯着两只眼文丝丝地盯着我微笑，可就从未问过我一句长辈人理应关爱晚辈的话；也

许他知道我是个不识字的、还根本不懂人事的山里娃。就连他的两个上学的小女儿也是对我不屑一顾,姐妹两个打扮得特别亮丽和秀气:天蓝色的短袖衫,黑丝绸的小短裙,白丝线的长腰袜子,黑缎面的鞋,剪得齐至眉睫的短发。她们总是高高地昂着头走出走进地在上着中学,从来对我称呼她们“大姐”、“二姐”的叫声都不搭理,有时甚至还对我冷冷地翻着白眼!可有趣的是,我打幼儿时期就是个天生性子执拗的娃,对富人家的那些个生性盛气骄奢的小崽子们,老对穷人家的孩子翻白眼、吐唾沫、脚踢推打的那种模样儿有种心理上的逆反和仇恨!

我最快乐无比的少年抗日战争时代

今年(2009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4周年,回想起1939年10月的一天,我因饥饿难挨,偷吃地主家树上的红枣儿,被地主的狗腿子们痛打一顿,逼得我行乞讨要的才满十周岁就当了“小八路”的情景,时至今日,依然历历在目,使我心潮澎湃!

记得那时,我只是个会满山坡地放羊接羔,经常啃吃麻草根、野榆钱和野酸枣的野孩子,再说当时个头还没枪杆子高,竟然就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部队里的一位首长即关政治委员(四川人)的小小的勤务兵!而且没几天就随八路军第二办事处的全体官兵指战员从陕北的佳县跨过了黄河,竟然开至抗日战火燃烧正旺的晋绥地区黑胡寨、离石、兴县等地的抗日最前线!

暂定居扎营在黑胡寨时,由于日本鬼子疯狂轰炸和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我们办事处的警卫营、通讯连经常日夜行军大转移。而我此时暂不怀恨陈大财东和白大地主了,却一个心眼地在仇恨国家民族的大敌小日本!我该干的站岗放哨、跑腿送文件等差事都干得十分起劲,可就是我人小,行军跑不动,再加上两腿长满了脓疱和疥疮,紧急行军更加困难。白天,我给关政委打水打饭取送文件,首长却夜夜点着火堆为我擦洗上药烤疥疮。他是一位精干利落、雷厉风行的年轻军官,无论什么时候对同志们都是笑眯眯地打着招呼,但从不多说话。白天行军,我背着炒米袋和水壶,首长

总是先把我抱上他的马背,然后再跨上马鞍。我常常在马背上打瞌睡。到了目的地,他先下鞍,再把我抱下马。所以,生活再艰苦,我都觉得生活甜甜的,很快乐!而妈妈所说的“这天底下无数吃粮当兵的队伍和军人里,哪有我小儿子的一个亲人呢?一个都没有啊”!这全不对——关政委,还有孙副官他们不就是我的真正实心肠的“亲人”吗?而且首长为我实在太劳累了。后来上级调他回延安,他果断地决定:将我带到延安去……

一路上,首长还是把我一站站地抱上马背,让我紧紧搂住他的腰,又一站站地将我抱下马,我感动得常常暗暗抹眼泪。怎么能不抹眼泪呢?是我侍候、照顾首长,还是首长侍候、照顾我这个娃娃兵?之后,我渐渐悟出,这是人类真正的阶级情与真正同志之间的爱呀!除了革命队伍里,普天底下哪有呢?!

1940年,我们到达了延安。

当踏上这片当时极为贫瘠但又充满人类革命精神和歌声嘹亮的土地时,我高兴得不得了,连走路都像小鹰展翅飞一样!我离开了被调赴四川重庆去的关政委,先后被分配到延安七里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十八兵站总部的副官处、供给部秘书处,担任勤务兵、通信兵。白天,除了给首长清扫内室、打水打饭外,就是操练、跑步、拼大刀、捻毛线、识字、打球,还有学唱歌:“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我们在太行山上……”,特别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唱得滚瓜烂熟,而且唱起来特别地开心、快乐和自豪!因我已经懂得:在革命队伍里,在解放区的军民关系中从不分地位高低、职务大小,一律都是平等的互助互信互爱的同志关系,而级别与职务那全属于革命的分工不同而已;另因我属勤务兵,是班、排、组里执行规章制度的一名小尖兵,常常能在学习会上、生活会上带头做自我批评,检讨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而且认识到自我批评是使自己进步向上的一种动力;也敢带头批评别的小同志和大同志,认为不关心批评别人就是不愿意帮助别人向上和进步,是自私,是落后!

可是,当时发生了一件轰动延安的大事!

记得那是1941年的初夏,十八兵站总部食堂的大院里正开中午饭。兵站总部的战士们赶先一步,在一连开四个打饭打菜的窗口前,人头攒动,已